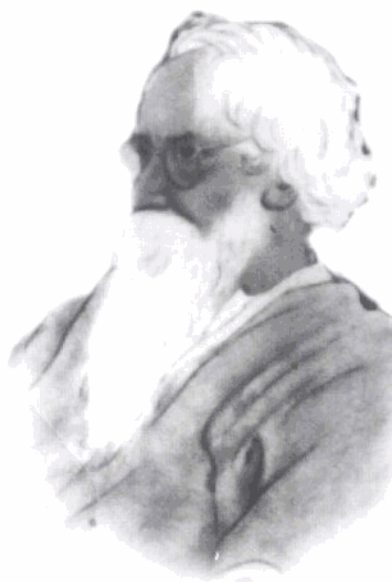


桑 泊 莫 尔 戈 泰



世

界

巨

人

百

传

世界巨人百传

SHIJIE
JUREN
BAIZHUAN



中国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
海天出版社

K835.65
5

莫泊桑

(1850—1893)

程 稀 编著

总序

文学卷主编 朱宪生

人类历史的长廊中，画卷如林，美不胜收，最绚丽多彩的是文学家描画出来的；世界文学的宝库里，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最引人注目的是大师们创造出来的。

这些著名的文学大师就是我们这套传记丛书的主人公。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他们感人的奋斗历程，他们执著的探索精神，他们高尚的品格风貌，还有他们笔下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都在丛书里得到全面的生动的展现。

文学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文学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千百年来，人们总在惊叹，总在追问，为什么文学会有这样崇高的力量？文学家会有如此迷人的魅力？

文学是社会的神经。从世界文学史上大量的事实看，时代的风云变幻，社会的动荡起伏，人们的喜怒哀乐，总是要先在文学中得到反映和表现。文学是社会气候的晴雨表。要了解一个社会，不了解这个社会的文学是不可能的。列宁多次说过，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

文学是“社会的百科全书”。恩格斯认为人们在巴尔扎

克的作品中所学到的经济知识，要比从专门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全部著作合拢起来还要多。阅读文学作品，也就是在阅读社会。

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一般说来，文学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除了他们的文学天才外，也在于他们拥有先进的思想和高尚的情操。文学大师们在批判不合理的社会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塑造出“当代英雄”的形象。这些典型人物，也许还免不了时代的局限，但他们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自我牺牲的精神，激励和教育一代又一代的读者。

还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文学的审美作用。人们阅读文学作品，一般不是去为了接受教育。而文学作品却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动人的情感力量使读者感受到愉悦，得到高度的艺术享受，与此同时，高尚的情操和美好的情感便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读者的心中，从而对灵魂产生一种“净化”作用。文学之所以比其他人文学科门类（如政治、哲学、历史等）更具魅力，更受到人们（特别是青少年）的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

青少年朋友们，愿这套丛书能把你们带入到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了解到世界文学名家名著，了解到文学大师的奋斗道路，了解到他们创作的喜悦和艰辛，了解到人生的意义和真谛，为你们的健康成长增添一份精神力量。

他的作品将永生，并将使他获得永生。

——左拉

目 录

前言	1
1 古堡贵子	1
2 风吹埃特尔塔	7
3 小马识途	14
4 从军记	25
5 海军部的职员生涯	33
6 闪亮的星星	46
7 痛失恩师	60
8 短篇小说之王	68
9 吉莱特的女主人	83
10 《一生》、《漂亮朋友》	91
11 手足情	102
12 与病魔搏斗	111
13 死亡与永生	120

前 言

亲爱的读者，也许你正值诗般的年华，也正做着文学的美梦，很想了解巨星的人生，获得成功的启迪吧？

吉·德·莫泊桑是个贵家子，小时候因父母不和、分居，来到埃特尔塔。那边的海，那儿靠海生息的渔民、水手以及他们的孩子们，成了他真心的朋友。

他有一个慈爱的母亲，坚信儿子的潜能，有心无意的古典诗文的熏陶，奠定了他文学发展的基础，可也正因为母亲要他去教会学校受正规的教育，种下了头痛的病根。

幸与不幸是相对的、交替的。人无法选择出身，无以回到童年，却有可能有必要把握住今天。

莫泊桑十三岁开始写诗，鲁昂中学就读时，主动向路易·布耶求教；后接受了福楼拜严格系统的写作训练。假如没有这两位老师的悉心指导，没有福楼拜、左拉、龚古尔、屠格涅夫等构筑的文化氛围，很难想象会有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大文豪！中国有句老话，也是一句大实话：“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莫泊桑年轻时并不完美,然而却是个勤奋听话的学生和儿子,他悉心观察,独立思考,亲历了那场匆匆而过的普法战争,他看清了政客的卑鄙、人民的崇高;有了海军部的一段职员生涯,他更多地关注到小人物的命运。因此,他以凡人小事为题材的小说,对19世纪群星灿烂的法国文坛,是项填补空白的独创,就个人而言,则完完全全是生活真情自然而然的流露。

莫泊桑懂得“才能就是持久的耐性”。他在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写作的同时,与病魔进行了长期而顽强的搏斗。

莫泊桑只活了四十三岁,从代表作《羊脂球》出世到《昂瑞吕斯》流产,作为一名大师,其职业创作生涯也不过十一、二年。短暂,短暂得实在太像一颗流星,然而他以诗歌、戏剧、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光芒四射大放异彩,把永恒的形象存留在人们的眼底心田。

可以设想,天假其年,星光更多,无情的事实是:在生命的量与质不能和谐统一时,强者需要的是年轮还是奉献?

1 古堡贵子

图尔维尔是位于法国西北部诺曼底地区的一个小镇，镇上有一座建于18世纪的古堡。堡内住着的一户人家，男的叫居斯塔夫·德·莫泊桑，女的叫洛尔·勒·普瓦斯特万。1850年8月5日上午8时许，天气晴好，阳光朗照，从这家屋里，传出了主人的欢声和婴儿的啼哭，它似乎是有意向人们宣告——未来法兰西的大作家诞生了。

孩子母家欣慰的脸上掩不住的是疲倦和满足，她看看婴儿，打量屋里窗外，一种熟悉的陌生感油然而生，等她闭上眼睛再睁开来确定这儿的一切后，她笑了，笑得很甜美。的确，这里是多美的地方啊！一座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三层建筑，挺立在一块高地上，登楼北眺，那里是永不疲倦地蠕动着拉芒什海峡的鳞波；临窗南瞰，一片绿茵茵草场，宽约一百五十公尺，长有二百公尺，一条由参天的小毛榉树夹道的林荫路纵贯草场，直通古堡……这里又是多么值得荣耀啊！古堡原属于和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有关系的一个家族，后来为米洛美尼尔家族所有并由此得名，曾任诺曼底最高法院大法官和路易十六国王掌玺大臣的托马·于·德·米洛美尼尔在资产阶级大革命期间就引退在这里。古堡的历史与主人們的显赫交相辉映。虽然他们只是租借古堡古

北角圆形角楼上面的房屋住着,但让孩子降生在这样一个壮阔、宁馨、高雅的所在,做母亲的自然觉得心满意足,前程似锦。

1850年8月5日晚6点,图尔维尔镇镇公所登记的第三十号出生证是这样写的:

亨利-勒内-阿尔贝-吉·德·莫泊桑,男性,于1850年8月5日上午8时出生于其父母在本镇的住所,其父居斯塔夫-弗朗索瓦-阿尔贝·德·莫泊桑,现年二十八岁,以其收入为生,其母洛尔-玛丽-日奈维也芙,现年二十八岁,以其收入为生,二人皆居住于本镇所辖米洛美尼尔堡。

谁都明白,当时的洛尔需要凭借古堡显示儿子的高贵。这从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上也能看出。且不说出生证上登记的名字,其长度堪与阿拉伯帝王的姓名媲美,单说其中的一个“德”字,那就有一个不算太短不很生动的故事。

据追溯到的第一批莫泊桑家族人的足迹,出现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的法国东部的洛林省。当时这个家族的人,要么打铁,要么开店,要不就是扛枪当兵,根本与高贵沾不上边。直到1752年,一个名叫让-巴蒂斯特的莫泊桑家族的成员,当上了御前秘书参事,才赢得了为“莫泊桑”这个姓氏冠以“德”字的权利。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后,莫泊桑的爷爷又放弃了那作为贵族标志的“德”字,只叫“于勒·莫泊桑”了。1820年于勒娶了税务官的女儿,婚后生下一女一男。1840年左右,经办烟草专卖事务的于勒·莫泊桑发了一笔财,在离鲁昂不远的诺维尔购置了一处庄园,恰好与勒

·普瓦特斯万家的庄园为邻。这一次乔迁可着实影响了他的儿女的婚姻,也使他的后代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846年7月女儿路易丝嫁给了洛尔的哥哥——诗人、小说家阿尔弗莱德·勒·普瓦特斯万;居斯塔夫·莫泊桑则迷恋上了姐夫的妹妹美丽的洛尔。洛尔是资本家的千金,她父亲在鲁昂拥有两个纺织厂,母亲家是费冈造船厂的厂主,但她门第观念相当浓厚,把贵族的身份看得重于一切。“居斯塔夫,你要我嫁给你也成,可必须先恢复莫泊桑家姓前的那‘德’字。”这是她对狂热追求者提出的先决条件。居斯塔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添上了“德”字,获得了爱情。同一年的11月9日,莫泊桑与勒·普瓦斯特万家亲上加亲,喜上加喜。

这样,洛尔满足了虚荣,也使四年后她的儿子莫泊桑有了与生俱来的贵族标志。可惜,从上述介绍中不难看出,莫泊桑的祖先并不是什么显贵,即便是能算上贵族,也不过是末流贵族罢了。她在米洛美尼尔堡的处所,也是花大价钱租下的。

1850年8月23日,在米洛美尼尔堡的小教堂里,为初生的莫泊桑举行了简便的洗礼。按教规,只有面临夭折危险的婴儿,才被特许先行这种简便的仪式。也许刚生下不久的莫泊桑有点弱不禁风吧,也许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不过,当小莫泊桑满月时,长得倒是挺结实的了。1851年8月11日,他的家人又为他在图尔维尔小城的教堂区教堂里补了正式洗礼。絮里神父主持了这次洗礼,爷爷于勒·德·莫泊桑做他的教父,外婆维克托-玛丽·图兰做他的教母。

小莫泊桑越长越可爱了。他能说了,会跑了,早就不满足于让人抱在手里从窗户里看风景了。门一开,他就想往外走。母亲洛尔珍爱儿子,却并不过分娇惯,常让他跟着女仆到大自然中去游玩。古堡南侧的花圃,是小莫泊桑的乐园。他爱看园丁整理花草树木,有时站在那里目不转睛地看个老半天,对飞的蝶,跳的虫,兴奋不已。他还爱去古堡北侧仆役雇工的住处,在“下人”们的孩子里找到自己的小伙伴。小莫泊桑长得健康活泼,圆圆的大脑袋,亮亮的大眼睛,惹人喜欢。

“吉,你叫什么名字?”人们常爱问他。

“吉德莫泊桑。”小莫泊桑一气连音地回答。他分不清什么是名,什么是姓,更不知道那“德”字的重要含义。但母亲洛尔却始终没有忘记给儿子一种生来不凡的感觉,她会和他面对面地坐着,娓娓道来他小时候的故事:

“你的这个圆脑袋么,是你刚出生时一个老医生做成的。医生当时还对妈妈说:‘夫人,瞧我把您儿子的头做得像苹果一样圆,将来一定好使,特别聪明。’”

小莫泊桑听故事时总是特别专注,特别兴奋,忽闪着大眼睛,母亲讲完后,还笑眯眯地要求再讲一个,再讲一遍。

孩子是很容易当真的,于是,当有人逗着他问:“吉,你的脑袋怎么这样圆啊?”他也就照母亲说的回答了。

母亲的故事深深地印在莫泊桑幼小的心灵里,直到成名以后,他有时还自问:我的头脑能轻松自如地超常人地工作,是否是那老医生的揉弄之功呢?

小莫泊桑在米洛美尼尔堡呆了四年，1854年他家迁居到伊莫维尔堡。家是一座古老的诺曼底式的两层楼房，通体用白石建筑，刚刚翻修一新的屋顶和漆成银白色的窗扉，与褪色陈旧的墙壁形成强烈的对比，算是勉强维持着“高贵”的局面。他的弟弟艾尔维·德·莫泊桑就出生在这里。

和住在米洛美尼尔堡时相比，小莫泊桑往外跑得更勤了。低矮的农舍、纯朴的庄户人家是他常去的地方。他用新奇的大眼睛看着——“有几个男人用一根索子牵着一头母牛，一条牛仔。他们的女人却在牲口后面，用一根绿叶未脱的树枝儿打着叫它快点儿走。她们的胳膊上都挽着一些露出了鸡头或者鸭头的大篮子。”他尾随着赶集的人走得很远，来到了“那个大声叫唤和行动迟缓的人堆儿里了，这个人堆儿正因为不断地讨价还价搞得乱轰轰的。”“乡下土财主的长毛绒的高帽子和女人的头巾之类，同时都在这会场的人堆儿的头顶上浮动。”他看到听到古堡中所没有的许许多多，也闻到了“牛乳和牛粪，牛草和人汗”这一切的一切。他转向那边，“乡下女人们把那些大篮子放在自己的脚边以后，就从篮子里取出好些鸡搁在泥地上，这些鸡的脚都是缚住的，眼睛显得慌慌张张，冠子全是红得异样的。”他觉得这些鸡好可爱，好可怜。

诺曼底乡村的风土人情滋润着天真好奇的小莫泊桑，并为他日后创作数十篇小说奉献了饶有特色的背景，母亲洛尔也适时给了热爱生活的儿子以古典文学的启蒙。月光下，屋里只点一支蜡烛，她在给小莫泊桑讲述古代希腊罗马